

善待自己的生活，
所以生活也不会亏欠她，
在小米失恋的第33天，
她遇到了他……



霍艳 著

格子左左 绘

生之前请将 悲伤终结

I247.7

HY1

霍艳 著

格子左左 绘

出生之前请将悲伤终结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出之前请将悲伤终结/霍艳著.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6

ISBN 978-7-5404-3918-7

I. 日… II. 霍…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4226 号

日出之前请将悲伤终结

作 者: 霍艳
特约策划: 吴文娟
责任编辑: 陈新文 唐敏
封面设计: 高静芳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410014)

<http://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2007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1 240 mm 1/32
印张=6.5 插页=8
书号=ISBN 978-7-5404-3918-7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 | |
|--------------|-----|
| 日出之前请将悲伤终结 | 1 |
| 从开始到现在 | 16 |
| 你应该飞的 | 41 |
| 没有人知的故事——给青木 | 78 |
| 下一个永远 | 91 |
| 说谎 | 113 |
| 两个人的森林 | 158 |
| 后记——再生 | 193 |

日出之前请将悲伤终结



这是一份不用早睡早起的工作，当别人酣然而睡的时候，小米刚刚开始一天的工作；而当别人懒洋洋地支起身体刷牙洗脸的时候，她又愉悦地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在地铁里她一次次地与睡眠惺忪怀抱公文包的人们相遇，她是欢天喜地地下班，而他们则是百般不愿地去上班。

这是小米在这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书店工作的第九十九天，也是她结束上段恋情的第三十三天，这是个奇怪的数字组合，所以她决定庆祝一下。

小米是个享受庆祝喜悦的人，所以总能想出各种庆祝的名目，比如庆祝下班时间提前一小时，庆祝今天早餐的豆腐脑里多了一勺卤汁，庆祝 A 商场五折买到的衣服 B 商场还在卖原价。

她善待自己的生活，所以生活也不会亏欠她，在小米失恋的第 33 天，她遇到了他。

小米喜欢称他为“男孩”，因为在这个提倡“加油好男儿”的时



代,男孩和处女一样都是稀少的保护动物。他穿蓝色的 CK 外套, Levi's 的限量版仔裤,鞋子是香港版的 Adicolor,身上弥漫着淡淡的 Hugo 香水的味道。一瞬间,小米晕眩了,她搞不清注意到他是因为这身不菲的行头还是别的,她只是清楚地记着大学老师曾一本正经地下过结论:很多时候吸引你们的只不过是一些物质符号,比如衣服的品牌、鞋的品牌、包包的款式、香水的味道,而不是那个人本身。

这条理论被小米奉为经典,所以她是个从来不穿戴名牌的姑娘,因为她想把别人的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而不是那些杂七杂八的附属品。

男孩席地而坐,在翻看一本漫画册,是国外漫画家的作品。他看得津津有味,不断变化着姿势,有时候盘腿,有时候蹲着,更多的时候则是双腿伸直,下半身摊平在冰冷的地砖上。

小米有些心疼,心疼那条 Levi's 的裤子,更心疼他屁股和冰冷地板所做的亲密接触。

“坐在板凳上看吧!”

小米走了过去,手里拿着一个古老的军绿色小马扎,没有人知道这个马扎是她刚刚趁门口停车场老头熟睡时顺手牵羊来的。

男孩毫不客气,一屁股坐在了上面,背过身继续沉浸在漫画的世界里,自始至终他都没有看过小米一眼。

小米沮丧地看着另外两位工作人员,收银员在打瞌睡,而店员朵朵正在角落里刻苦地背着 GRE 词汇。

凌晨三点十五分,店里只有他们四个人,很可惜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小米。

小米试图制造一些声响来引起男孩的注意,她选了一张小野丽莎的唱片,任这个女子悠扬婉转的噪音飘荡在书店的上空。

可是男孩丝毫没有反应,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突如其来的旋律。

小米站在他旁边的书架,把书架上的书全部搬下来,再一本本地插进去,反反复复,循循环环。

男孩依然不为所动,如忽略空气般忽略她的存在。

小米只得使出杀手锏,径直走到男孩面前,俯下身子和他处于相同的高度。

“先生,请问您需要什么书,我可以帮您吗?”

男孩极不情愿地把头从漫画中抬起来,眉头紧皱,嘴角微微向上抽动,眼神则带着一份质疑,仿佛在说:“你凭什么打扰我?”

他最后选择了沉默,把书放回架子上,用手扶住书架迅速地起立,更迅速地离开书店,整个过程持续的时间不到三十秒,如果不是他最后留下很大的摔门声,另外两位店员甚至在怀疑刚才有没有这位顾客。



小米看了眼墙上的时钟,三点三十二分,他进来了一小时二十七分钟,离她结束工作还有三小时一十八分钟。

剩下的这三小时十八分钟,小米觉得好漫长,时间仿佛不紧不慢地和她做着游戏,嘀嗒嘀嗒有条不紊地流逝着。店里基本没有什么客人,偶尔来的几个也是随意翻翻畅销书,然后很快地离开。小米坐在靠窗的位置,一分钟也没有离开,她望着窗外,渐渐地看着天空露出鱼肚白。

七点整,白班的同事来交接,小米拖着疲惫的身子从椅子上起来,把 CD 机里小野丽莎的唱片取出来,这是她自己的珍藏。

临走前,她走到了男孩曾经驻足的书架前,手指在一排国外漫画间游弋,她想买下他看的书,可是她根本记不得是哪本,那个漫画系列包装都惊人地相似。

一声叹息后,她只得作罢,离开了书店,十六个小时后,她又将回到这里。

小米把顺手牵羊的小马扎还给了依然沉醉在梦乡的停车场老伯,老伯的身上洒满了晨光,像披上了一条金黄的毛毯。

早点摊离书店不远,小米照例要了一碗豆腐脑、一屉包子、一碟淋上辣椒油的咸菜,这不足两块钱的早餐是她一天的幸福源泉。

等待早餐上齐之前,小米的眼睛在四处寻觅,书店里白班的同事在忙着铺货,马路上穿着校服的学生不情愿地蹬着单车,地铁口

已经开始人来人往,通宵营业的酒吧服务生正忙着打烊,大家有条不紊地开始着新一天的生活。

“是他!”

小米像发现了新大陆般激动不已,她左前方的酒吧门口,两个服务员正架着一个烂醉如泥的男孩,酒精使他满脸通红,像个羞涩的小孩。他身上的CK外套已经有些褶皱,一只脚上的鞋带也散开了,头发乱蓬蓬的失去了几个小时前的质感。

“他喝多了。”

小米小声地讲给自己听,心里有些微微的疼,那种疼很细碎,却慢慢地弥散到全身。

她的上一任男友是个滴酒不沾的男人,可不知道为什么小米总觉得他身上少了点什么,少了一个男人应该具有的执著与疯狂。他们的爱情就像杯清水,平平淡淡,波澜不惊,所以三十三天前小米果断地倒掉这杯清水时,心里居然感觉不到一点难过。

两个服务员把男孩塞进出租车后,疲惫地坐到小米对面的桌子边,同样要了一屉包子和两碗豆腐脑。

“您好,请问刚才那个男孩怎么了?”

小米鼓足勇气向对面的人打听男孩的情况,她真的担心他是否有能力回到家。

“失恋了呗!他以前的女朋友在我们酒吧打工,所以他天天来



守着，每天烂醉如泥喝到打烊，我们还得把他送上车。”

“这样啊，他看起来还挺悲伤的。”

“人都是这样，失去后都觉得悲伤，其实咬咬牙也就过去了，谁会挂念谁一辈子呢？”

“嗯，是这样的，谁离了谁也一样过。”

三碗热腾腾的豆腐脑放到了他们面前，服务员们很快把话题转移到了为什么自己的卤汁看起来要比对方的少。

没人挂念着男孩的悲伤，除了小米。

小米豆腐脑上的卤汁比谁都多，包子馅比谁都大，可是她突然吃不下去了……

男孩在新的一天没有出现在书店，小米眼睁睁地看着他进了旁边的酒吧，男孩换了身衣服，上衣是黑色 Y3 外套，裤子是 Dior homme 的，鞋是三叶草的限量款。

尽管光线昏暗，小米也可以一眼识别他身上的行头，因为这实在是些吸引人的物质符号。

小米第一次觉得等待下班是个备受煎熬的过程，客人很少，翻翻畅销书或者人体写真就走了，店员们都在埋头做着自己的事情，收银员的美梦做了一个又一个，朵朵的 GRE 词汇从 A 背到了 H。

小米痴呆般地望着墙上的时钟，默数着时间嘀嗒嘀嗒的脚步，她的心绪千丝万缕地缠绕在男孩身上，她想知道他今天过得好不

好,是否还在靠买醉缓解悲伤。

她想告诉他,悲伤就只在手术刀割破皮肤的那一瞬,咬咬牙就过去了。

男孩是六点四十二分从酒吧晃晃悠悠出来的,他的身边没有服务员了,估计别人也看腻了他悲伤的神情。

小米说了句“抱歉,有事先走了”,然后拿起包一个箭步冲出去,尾随着男孩也上了一辆出租车。

天空还没亮透,朦朦胧胧像小米现在的心情,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追出去,难道是想打他个闷棍,扒掉他价值不菲的衣服占为己有吗?

马路上车不多,两辆出租车不紧不慢地开着,出租车司机打趣地说:“小姐,你不会是在跟踪自己男朋友吧?”

小米微微一笑:“不是啊,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喝多了,我跟过去怕出事。”

她……是从什么时候把他当作朋友的呢?

男孩的家住在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真是不衬自己那身行头。他如济公般摇摇摆摆地开门,钥匙死活对不准锁孔,无数次努力失败后,他颓废地跌坐在地上,睡着了。

确认他不会诈尸般醒来后,小米才敢从楼梯后走出来,她费劲地掰开男孩紧握的拳头,拿出钥匙,准确无误地对准锁孔,啪一声,



门开了。

男孩的家很乱，各类时尚杂志铺在地上当地毯，广告插页贴在墙上当壁纸，印着巨大 LOGO 的购物袋委屈地充当着垃圾袋，喜威啤酒的瓶子则像保龄球般排列整齐。

这里完全没有女人的气息，小米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把男孩扛到床上后，仔细观察了一下他的生活环境，没有女人照片，没有女性内衣，没有女用护肤品，看来他的前任女友甚至吝啬得连气味都不肯留给他。

这是个十足的冷漠的男性化的房间，这也是个物欲横流的垃圾场。

小米看不过去了，她不解一个外表光鲜的男人为什么会住在如此不堪的环境里，还是他的悲伤已经足以冲淡他对生活的要求？

“帮他收拾一下好了！”

小米给了自己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来涉足他的生活，她像个主妇一样在他的房间里忙来忙去。拾起地上的时尚杂志，一本一本摞起来居然有半个人那么高，桌子上的灰尘被浸湿的破旧衬衫一抹而尽，地上的细碎杂物要小米用手一点点地捡起来。

扔在洗衣机旁的衣服被小米扔到盆子里，没有洗衣粉，她只能用雕牌洗衣皂手洗，冰凉的水让她在上完夜班后依然无比清醒。小米用袖子蹭了蹭鼻头上的水珠，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油珠，她混合

型的皮肤在熬了一个通宵后，鼻翼两侧已经冒出亮亮的油脂，脸上淡淡的妆容也脱掉了，一副素面朝天居家女子的模样。

洗完衣服后，小米又自作主张地帮人清理冰箱，啤酒、面包、牛奶，一系列过期的食物统统被扫地出门，然后冰箱就完全被清空了。

看过的影碟扔在地上，有几张还不幸地夭折了，变成了锃亮的凶器。小米试图给光盘们穿上衣服，就算找不到盘盒，也用颜色醒目的便签纸给他们贴上标签。小米发现很多影碟都是自己找了好久都没找到的，比如《去年在马里安巴德》，比如《生活的模仿》，比如《蓝丝绒》，可是在这里应有尽有，男孩散落在地上的光盘就能让小米瞠目结舌了。

小米怀揣着忐忑不安的心理，做贼般地把一些实在找不到盘盒的碟放进了自己的书包，她发誓回家要给它们好好做件外套。

当晨光洒进屋里，当崭新的环境被阳光覆盖时，小米看了手表，八点一刻，她已经在这里驻足太久，是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

临走前，小米毫不吝啬地用自己的 Anna Sui 香水朝房间里喷了喷，是女人的味道，也是温暖的味道。

第三天，当小米的上下眼皮热火朝天地开战时，男孩再次出现在了书店。他看起来精神状态好了很多，进门时竟然冲小米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小米结结巴巴地说着“欢迎光临”，心里却冬冬地敲



着小鼓，他不会已经知道是她潜入他的家吧？

男孩继续靠着书柜看漫画，这次小米看清了，他看的是一本叫《幸福片段》的绘本，是漫画家记录下的幸福生活的细枝末节，关于一杯茶的幸福，关于一张照片的幸福，关于一朵花的幸福。男孩看得津津有味，脸上也第一次荡漾着幸福的神情。

小米不知道他要在书店待多久，但是她已经嘱咐朵朵一旦男孩离开书店就立刻通知自己，她为他的家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她要他重拾幸福的喜悦。

小米费劲地把大包小包的东西扛到了5楼，从口袋里掏出昨天翻出的备用钥匙，偷偷摸摸地潜入了男孩的房间。

小米贪婪地闻了闻房间的味道，居然还能嗅出昨天的香水味道，经过自己昨天的打扫房间要干净整洁了很多，生活在全新的环境里心灵也会温暖起来。

穿上外套的光盘被整齐地码放在盘架上，冰箱里塞满了新鲜的水果，花瓶插上了一束夜来香，黑色的窗帘被换成了天蓝色。

小米像布置自己家一样精心地布置着男孩的房间，看到男孩今天愉悦的神情，小米沾沾自喜地想可能正因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他才不那么悲伤了吧？

她换了另一种味道的KENZO香水来充当空气清新剂，淡淡的花香四溢，让人陶醉。

“滴答！”

小米收到了朵朵的短信：他刚走，赶快回来！

小米满意地看着自己的杰作，提着垃圾袋准备离开房间，临走前，桌子上的纸条引起了她的注意。

羽：

我知道是你回来了，我知道你舍不得这里的。

扬

小米的表情瞬间充满了苦涩，她所做的一切无非就是充当了另一个女子的替身。

吃早点的时候，小米又遇到了上次的两个服务生，她假装拉家常地问上次那个醉酒的男孩情况如何了。

“好几天没见他来了，听说他女朋友回去了。”

真的是这样吗？这一切只有小米自己最清楚，但是惟一令她欣慰的是，男孩已经不用再靠买醉来排解悲伤了，因为从“她”回来的那一刻，他已不再悲伤。

小米隔三差五会潜入男孩的家，每次都是趁男孩在书店驻足时。他经常整夜沉浸在漫画的世界里，直到天亮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带着喜悦的笑容回家。他去酒吧的次数越来越少，到最后他甚至把书店当作了自己新的据点。

小米给男孩的家添置了很多东西，卡通人物的桌垫，民族风格



的灯罩，柠檬味道的香波，一切能让小米感到温暖的东西，她都一股脑地搬到了男孩家。

而男孩也会每天留下纸条，他坚信是羽给这个家带来改变。小米看后会叠好放到口袋里，有一天如果她真的能遇到这个叫羽的女子，她一定会将它们物归原主。

今天是小米在这家书店上班的第 132 天，她认识男孩的第 33 天。

当她再度潜入男孩家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她居然把手机落在了柜台上。可迷信好运气的小米依然对锅碗瓢盆刷得起劲，肥皂泡泡蹿上天空，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般美妙。

可是这次幸运之神没有眷顾到小米，当男孩悄然地站在她身后时，她还在对着花瓶自言自语，房间内几乎每一样摆设都和小米做过交流。

男孩的手颤抖地搭在小米的肩膀上，急促的呼吸声能把小米说话的声音都覆盖掉。

“你……你为什么会在我家……”

除了惊慌失措，小米的眼睛里找不到其他神情，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阳光投射进黑色的瞳孔里，刹那间，她发现，天亮了。

“请你……”

小米的话含在嘴里，想说也说不利落，不说以后就再也不会有机会了。

“请你……在天亮前……终结悲伤……”

小米离开书店的第 66 天。她找到了一份朝九晚五正常的工作，每天天蒙蒙亮就要爬起来去挤地铁，傍晚擦着黑回家，洗洗刷刷后就躺在床上迎接新一天的来临。

可今天她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披起外套，双腿不听使唤地走到了那家书店。

书店依然灯火通明，收银员依然欢快地打着瞌睡，朵朵依然孜孜不倦地背着 GRE 的词汇，仿佛什么都没有变。

可是当小米推门进去的时候，她发现有些东西还是变了。

一个穿着普通牛仔裤和工作服的男孩子走到她面前，微微低下头，亲切而温暖地说了句“欢迎光临，终结悲伤的使者”。

熟悉的男孩的脸再一次映入小米的眼帘。

可是那张脸上，再也找不到悲伤的痕迹了。